

近日开学，我第一次当新生导师，参加了整整一周的开学活动，看同学们反复被欢迎着，终于进入到新生活里，感觉十分新鲜。而这种新鲜，又与同学们脸上的新鲜不同。想起来自己考上大学时，也曾在同样的地点报到、培训、害怕选不上课、又害怕跟不上聪明的同龄人。踌躇满志，还有点自卑。这样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忐忑，居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见新生时，刚好遇到同学们参加完新一轮的新生指导活动归来，扑面而来是青春的气息。那一天我低头看，到的新球鞋数量，比过去一年里看到的总和都要多。簇簇新的衣物鞋子背后，恐怕是父母至深的宠爱、奖励与期许。新学期要穿新衣服新鞋，买新手机新电脑，令这个秋天居然有了一点过年的意思，可惜孩子们尚且体会不到。他们能知道的是，新鞋，大约也是人生新旅程的象征。在这种象征里，有着令人艳羡的人生可能性。

我常常收到大学生的邮件，给我看他们写作的小说的纲要。题材无非是寝室、教室、实验室还有家乡。有些故事情节，学生会说，我暂时还没有想好。而这些桥段刚好就进行到现实生活中的时间。



花开花落 (剪纸) 奚小琴 作

半年前，她和儿子在大楼门前，捡到一个皮夹。她让三年级的儿子永坤，出了“失物招领”启事。笔者丢失了皮夹，因此失而复得，和永坤成了忘年交。

于是，我教他写作，他很勤奋，半年间断断续续写了12篇，我认真真真改了12篇。教师节、母亲节，她会让我儿子为我奉上香气馥郁的鲜花，表示他们对老师的感谢和尊重。

9月2日《新民晚报》夜光杯的“快乐作文”版面，刊登了他的《武术夏令营》一文。这是我帮他略作修改后投的稿。我意外发现后，惊喜万状，马上给永坤妈

感觉自己开始踏上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而这条路似乎通往一片幽深阴暗、暗藏杀机的森林。”谁不是呢。“我身边人比我头发减少得快。”谁将不是呢。“当事情不尽如人意时，你无处可藏——没有棒球比赛的球员休息处，没有场外地区，没有拳击台的中立角，只有你一个人在场上，毫无遮掩。”谁将不是呢。“痛苦是上苍唤醒这个常常听而不闻的世界的扩音器。他告诉他们：我们就像一块块石头，上苍拿凿子的重击虽然使我们饱受磨难，但是也使我们的臻于完美。”

更重要的是，十八岁以后，离别将变得具体起来。背井离乡的孩子，短暂被新生活的狂喜淹没，短暂被自由的光辉照耀得晕眩，谁都知道，孤独不久就会到来。如今的我，总是想念我压根不会想到的童年那些好日子，也追索自己还没有能力在记忆深处的细枝末节里打捞到的生活中最疼痛的琐屑。

中国台湾作家王定国

我的曾外公名叫香喜，后来改名庆芳，字雨亭，原东莞蔡边人。生于清朝末年，一生带几分传奇色彩。他本姓钟，兄弟众多，家境清贫。一日，吴广铺之妻陈绵兰要在钟家抱养一名小孩为子嗣，钟家便带四名儿子到吴家，陈绵兰命人端出四碗饭，并一旁仔仔细细端详，见其中一人选最满的一碗饭大口大口地吃，旁若无人。陈绵兰心里以为能吃便是福，认为这小孩将来必有所成，于是留养吴家，从此改姓吴，籍入石涌。

吴广铺一支丁单薄，绵兰婆早寡，幸好她精明干练，操持有道，生活也算过得安稳。吴雨亭被收养后，便常在他叔公吴广齐在常平镇开设的中药店“恒春堂”打转，有时帮忙抓药。及长，于寮步创设“长春堂”药铺，由于自幼耳濡目染，对各种中药药性了解透彻，且个性和善，待人宽厚，对驻诊中医师

妈发了微信，说我家这份新民晚报可以送她，我已经将晚报塞进她家邮箱，报亭也有卖的。

第二天一早，我告诉永坤妈，我家老先生，去隔壁一位老先生家，讨了一份昨晚的新民晚报。我马上就送下去，我是第一次去他们家。永坤妈见到我，一脸的兴奋。我刚落座，她就滔滔不绝告诉我昨晚的故事：

她带着永坤在朋友家聚会，有很多小朋友参加。接到我报告的好消息，她第一时间告诉儿子，永坤高兴得跳起来。永坤妈妈跟大家解释，说他文章第一次在晚报发表，同

1990年是钱锺书八十华诞，中国社科院本欲为他庆贺一番，钱未同意。后有关领导决定重印一版他过去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钱先生“无可奈何地应允”。这一出版任务由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来承担，由此开始了我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

在和钱先生的交往中，他称我都是“文林兄”，使我十分不自在。一次在他家中，谈起当时外面引起很大争议的《历史的潮流》一书，钱先生问我：“文林兄看过这本书没有？”我说：“看过。”他说他没有看过，可是遍觅不得，问我能否弄一本给他看看？我说这好办，因为出版此书的出版社社长和编辑都是我的熟人。于是我回去后很快找了一本派人送给了钱先生。不久收到他的信函，抬头就写“文林我兄”，接着写了些对我溢美之词（这是钱锺书与友人信函的一个特点，溢美之词多多，是不必太当真的）。最后署名“弟 钱锺书”。

又有一次，我去和钱锺书住南沙沟同院的任继愈先生家谈事，谈完一看时间还早，就没有打招呼径直去钱锺书家看望两位老人。对我这位不速之客，钱先生不但不怪罪，还特别高兴。他首先对我穿的衣服感兴趣，围着我看了一圈，说：“文林兄这身衣服，一看就知道你是上海人。”原来我平时穿着随便，不注意外表，这天是上身穿了一件西装外套，里边是深格子衬衫套一件米色薄毛衣，不想却引起了钱锺书的注意。他的这番话，使我增进了对钱锺书的了解：钱锺书也是个性情中人，他并不是

加强，亦云幸矣。”真能起死回生。

至于外公吴镜，字绍光，家中排第九，承家学，精于儿妇科，曾与妻周丽娥于东莞大朗开设“同春

血，言伤口有毒血必吸附之，至毒清而自动脱落，再投之人乳中可释出石上毒液，清水洗净，放当风处阴干，后又可再使用，可惜他六十年代仓皇出香港时未及带出，后经动乱，不知所终。

小时候听来直觉神奇，便每遇老中医必询问是否听闻有这种吸毒黑石，可惜大家都不知道，中医典籍里，好像也没记载。然有一次我和先师北岳先生闲话言及此事，北岳师竟说他有一块，是他的登山友人所送，于是取出给我看。这片黑石有附使用说明和来历，原来此黑石非出产于中土，难怪老中医未有所闻。后来我向一位修士求得吸毒黑石两块，视如珍宝，这不觉又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日前在台北市廬见到清人马骏良所辑《龙威秘书》中石门吴震方青坛著的《说铃撻匙》，看目录有几册有关岭南和台湾的记载，虽缺二、七两册，亦购而藏之。是夜披阅“岭南杂记”，读到其中一则惊喜万

永坤妈，是我的邻居，很美的一位年轻妈妈，新上海人，和先生一起在上海打拼，买了房子。她工作之余陪伴儿子练武术、学素描、去游泳、唱京剧，儿子还得了少儿武术金奖！

她拿出一本崭新的文件夹，里面有我记叙永坤“拾金不昧”一事发表的文章，还有永坤12篇经我修改过的文字。我的评语，她都用荧光笔画出来，说是便于永坤查看。她教育孩子好好学习、懂文明、讲礼貌，明理诚信。

我祝福永坤爸爸妈妈，在上海工作一帆风顺，也希望永坤同样成为一名成功的新上海人！

如外界有些人传说的只会读书做学问而不懂生活的“腐儒”。

还有一次我去钱先生家谈事，谈完之后，忽然听到他和杨绛先生用无锡话谈了几句。这引起了我久藏于心的一个疑问：我外祖父也是无锡人，也姓钱，也是无锡的名门望族，还是无锡市政协委员，他和钱锺书家有关系吗？是 본가吗？我当时和钱先生讲了。他立即问我外祖父叫什么名字？我作了回答；他对这个名字似乎陌生。我外公还有两个弟弟在上海，其中一个我叫“五外公”的，是过去上海一家大纱厂的老板，住在愚园路一幢花园洋房内，我小时还去过。钱先生马上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钱保稚”。他一听又问“是单立人的‘保’吧？”我说“是”。他马上说知道此人，肯定了是 본가；接着他掰着手指算了一下，对我说：“文林兄，论辈分我还长你三辈，钱保稚还叫我叔叔呢。”

这下，钱锺书是长我三辈的人，我怎么能是“文林兄”呢？这不是折我寿吗？我向他提出。他说“叫习惯了”，后来还是如此称呼我。

我想起，文人学士经常有对小辈称“兄”的习惯，如鲁迅在《两地书》中许广平称“兄”；鲁迅之子海婴当年请一些大名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李德全、郭沫若等人题字，也是以“海婴世兄”称呼他，等等。钱先生不仅对我称“兄”，对别人也是经常称“兄”的，想想，我也就释然了。

分，记中云：“吸毒石，乃西洋岛中毒蛇脑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切肿毒，即发背可治。今货者乃土人捕此蛇，以土和肉合成大如棋子，可吸平常肿毒，及蜈蚣蛇蝎等伤，置患处粘吸不动，毒尽自落其石，即以人乳浸之，乳变绿色，亟远弃之，着人畜亦毒也。不用乳浸石，即裂矣。一石可用数次。真脑石，置蛇头，不动为验。”我现手中二石似非杂记中所指毒蛇脑中石，然此一则记载，可证外公所言不虛。

三代教师

陆伟俊

9月10日，我收到同事小宋发来的短信：“陆老师：你们家三代都是值得尊敬的老师，祝你们教师节快乐！”我真正感到了三代教师的荣耀。

我母亲张凤岐于1951年开始，在重庆北路家门口（现储能中学）应聘做了新城区第一识字班义务教师。我母亲在抗战时期曾就读于云南国立大学，抗战胜利后，母亲从云南昆明到上海与我父亲结婚。当时，我母亲做识字班无偿的义务教师自然是绰绰有余。

我曾参加上海市教育学院第五期学习，获得了教师资格证书，从此，我开始真正走上教师岗位，我先后做过语文和数学教师。我女儿从小立志接奶奶的班当教师，她在大学期间就考出了教师资格证书，她虽然从教时间不长，但她肯动脑筋、有创意，几次别开生面的开课，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她还多次参加教育系统学科比赛获奖。

三代教师，感慨万千。